

刘志昌退役了。这位见证武警河北省总队某特战一中队高光时刻的指导员，临走时给战友们留下一句话：当你离去时，什么东西无法装车运走，什么东西就一定最珍贵，最值得你为之写上一笔。

这个中队的人都知道，刘志昌说的这是什么。那是官兵们心中最珍视的东西——中队门前的两块“荣誉石”。在这个支队营区内，每个中队门前都有一块这样的石头。每年，他们都会把立功人员的姓名和职务刻上去。

特战一中队和别的中队不同，他们门前有两块这样的荣誉石，并且即将拥有第三块。说起这个中队对荣誉的崇尚，记者耳畔便会响起他们喊出的那句口号：忠诚奉献，敢打必胜，勇争第一！

只有为之拼搏过、嘶吼过、呐喊过的人，才能理解这群军人对荣誉的追求。不久前，记者与这个中队官兵们坐在“荣誉石”前，聊起了属于他们的“石头记”。

触摸一个中队的“荣誉石”

■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栗森阳 耿鹏宇 张宁



独家原创
第一视角



特稿

“等我立了功，再让她来队”

大漠某地，武警部队特战干部骨干比武正在进行。

科目：攀登接力射击。比武规则：每3个单位为一组，每个单位派出3名队员，每名队员要依次攀爬大绳、雨漏管、避雷针，到达楼顶后射击，之后索降，再换下一名。依次作业，以每队第3名队员完成射击的时间为最终成绩，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。

武警河北省总队机动支队特战一中队下士王世超最后一个出场。前两名队友已经让成绩遥遥领先，眼看胜券在握。王世超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楼顶，却久久没有传来枪声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枪响了，从绳索上滑下的是陌生的身影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又响了3枪，依旧不是王世超。

领队葛长士有些着急，比赛是淘汰制，每一枪都刺激着他的神经。

难道煮熟的鸭子要飞了？确实飞了！

原来，求胜心切的王世超爬上楼顶后，跑得太急了，被地上的绳索绊倒。他下意识用手臂撑地，可速度带来的强大冲击力让他脱了臼。

王世超硬生生把胳膊掰回来。可现实不是影视剧，仅仅挂上钩的手臂只能勉强把弹夹从子弹袋中拿出，挂弹上膛，却怎么也扣不动一枪。

看着跟在裁判员身后耷拉着脑袋、胳膊明显别着劲往外撇的王世超，时任中队长王旭光抬起手拍拍他，手拿到跟前又放下了，一张口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咱下次再来。”

听着这话，王世超始终没有抬头。

没有人知道王世超是怎么把弹夹装到枪上，又是怎么把根本抬不起来的右手挂上扳机的。可大家都知道，他一定是拼尽了全力！

可是，这些都没那么重要。比赛输了，荣誉石上只记结果，不论过程。

王世超没能再去参加比武。比赛回来那一年的12月他就退伍了，一起比赛的人也相继离开了军营。

然而，给新队员讲故事时，老兵们总喜欢说起这段往事，说起这没有打响的3枪。

上士钱锐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，心头一颤。他仿佛看到了战友扭曲的胳膊。

钱锐已经在中队10个年头了。入伍时不到18岁的小伙，转眼间已经成家。结婚5年了，钱锐一直不愿爱人来看他。

战友们大大咧咧地开玩笑：“班长，让嫂子过来呗。不用怕刺激我们这些单身狗。”

中队干部以为小两口闹了矛盾：“让你爱人过来呗，有什么话见面好好说。”

每次钱锐都说：“再等等。”没人知道他究竟在等什么。

直到他荣立了三等功。通令下来后，钱锐每天缠着指导员刘志昌问：“指导员，什么时候把我的名字刻上去



特战一中队是一个崇尚荣誉的集体。在这个集体里，官兵们时刻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张昭晖、张丹摄

啊？”名字是支队统一请雕刻师傅来刻的，刘志昌不知道钱锐急什么。就在名字刻上荣誉石的那个周末，钱锐的妻子来队了。那一刻，刘志昌一下子明白了。钱锐说：“我怕她来了，看到那么多名字里面没有我。所以我想，等我立了功，再让她来队。”那个周末，钱锐笑盈盈的，但指导员刘志昌却感到心里有一股热流在涌动。

“有人做剑锋，就有人当剑柄”

新兵宋瀚文敲开了指导员刘志昌的门。

“我不想在中队待了，想换个中队。”宋瀚文开门见山说道。

这个在新兵连出了名的“常胜将军”，来到特战一中队才意识到自己的差距有多大：10公里跑34分钟的蒋鸿斌是山里长大的孩子，入伍之前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；5公里武装越野的第一名原泽祥28岁，早已过了所谓的体能“黄金期”。这令体育专业科班出身的宋瀚文看不懂。他心想，自己当了领头羊，至少能混个中上游吧！

几次考核下来，佼佼者都要么去比武要么去驻训，队里“老虎不在家”。尽管这样，宋瀚文的成绩依旧要翻到第二页才能找到。他把排在他前面的名字都记下来，晚上没人的时候趴着找，竟都是些上不了荣誉石的“小角色”。

宋瀚文慢慢明白，自己来错了地方，在强手如云的特战一中队，多少尖

子黯然失色，多少“王者”混然众人。

进入特战一中队有两种途径：一种是新兵连就表现突出、素质过硬，成为这个中队一只手就能数清的义务兵；另一种是从全总队范围内选人，成立特战队员预备队，集中训练8个月，一中队留下前面的佼佼者。现实很残酷，留在一中队的人不一定能出人头的，被一中队刷掉的人却往往能露露头角。

被一中队淘汰掉的人，分到了其他单位，大多数成为本单位的佼佼者。每逢重大比武，他们纷纷在舞台上闪光。

“在这没有出头之日，宁当鸡头不当凤尾。”宋瀚文说出这句话时，刘志昌竟一点没恼，只觉得这个比自己小了一轮还多的大男孩坦诚可爱。

见到刘志昌只是对他笑，宋瀚文急了：让走就让他走，不让就不让，笑什么？

最终，宋瀚文没有走。刘志昌到底和他说了什么，别人不知道。大伙知道的是，宋瀚文这样的思想疙瘩，刘志昌完全说得通，也解得开。毕竟，生命中的一根红绳，早已把刘志昌和特战一中队紧紧系在了一起。

从新兵开始，刘志昌就分在了中队的班前——特勤中队。3年战士、3年班长，提干考学当了2年学员，之后又当了6年排长、1年副中队长、2年指导员，站在宋瀚文面前的刘志昌已经36岁了。

文书许奥不知道从哪儿淘回张照片，照片里刘志昌戴着士官军衔，还穿着老式的橄榄绿军装。

照片里，还有上等兵李闯，他是刘志昌带的兵。那时候，刘志昌是李闯的班长，后来李闯成了刘志昌的大队长。刘志昌带的兵先后4人荣立一等

功、4人立了二等功，李闯还被评为“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”，受到习总书记亲切接见；刘志昌带的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“基层建设标兵中队”，荣立集体一等功……

提起这些，刘志昌心里，比任何人都觉得富足。虽然他一直站在光圈的环线上，从未当过焦点，但那种对荣誉“触手可及”的感觉，没人比他更有发言权。

由特战一中队组成的“天剑”突击队，参加“勇士竞赛”国际特种兵比武夺冠。从国外回来时，如果不是因为刘志昌说了一句“把奖杯拿给你们一起集训的队友看看”，可能鲜有人能意识到，在“天剑”7人焦点的周围，是一个手拉手围成圈的团队。

7人参赛小组，是从78人的预选队员到39人的预备队，再到20人的种子选手中，不断考核、淘汰、筛选出来的，最后上场摘金夺银的，只有这7人。

在长达半年备战期中，第一阶段根据首次考核划分前39名组成A队，后39名组成B队，成绩每周测一测，实行组间滚动。A队的后19名要掉到B队，B队的前19名能补进A队。这样的模式进行了整整两个月，第一阶段结束时，砍掉B队。

那时，官兵口中的岭口训练基地，在常人看来是个“背倚太行，晨望日出，夜听林海”的静好去处，可在一中队官兵眼里，却是一步一翘翘、一步一摊汗。

荣立集体一等功时，总队隆重举行了表彰大会。刘志昌让值班员把手机发给那天，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喜。

那天，好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这个喜讯刷屏了。退役的老兵、考学的战

士、分流的士官，还有在预备队待了几个月却未能留下的队员，都纷纷转发链接、发来微信、打来电话，刘志昌的手机响了整整大半个晚上。

已经退役的战士发来短信：“指导员，这个集体一等功您功不可没，您就像默默无闻的磨刀石。”

刘志昌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，他回复说：“中队是一把利剑，有人做剑锋，就有人当剑柄。”

“没有人会永远站在山顶，因为比山更远的是脚下的路”

荣誉石上，李闯七度留名！特战一中队的荣誉和李闯的名字分不开。这位带队在国际特种兵比武赛场上夺冠的明星，一直是官兵们热议的话题。

开始，人们谈论的是李闯成为典型后的命运；后来，人们谈论的则是这个典型在山沟沟里到底能走出个啥名堂。

“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，不是大家看到的某个片段。”作为支队、总队甚至是全武警部队的名人，名人效应带给李闯光环的同时，也给他带来压力。

压在李闯心头的是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。从中队一兵到一名干部，如今作为特战大队的大队长，他不仅要特战一中队指头硬，还要让整个大队的拳头过硬。

“做不出成绩，对不起组织给的荣誉。”守住荣誉，靠的不是虚名，靠的

是硬邦邦的实力。

小队长原泽祥在荣誉石上五度留名，但他不敢让自己“稍喘口气”。

那是一次季度“魔鬼周”极限训练考核，团体比武最后一个课目是负重30公斤武装奔袭25公里。前15公里，兄弟单位的特战排一路领先，原泽祥带着队员们紧随其后，死死咬住。

还剩10公里时，原泽祥和队员们咬着牙反超。用时2小时46分，在参赛的10多支特战分队中，原泽祥所带小队获得团体第一名。

当他卸下30公斤重的背包，特战服下因为反复摩擦而溃烂的伤口流血不止，腰部被绷带勒出一条血痕。几天下来，新伤旧痕形成了一条无法解下的“腰带”。

“就算这个课目拿第二甚至第三，总评依然是第一，为啥要这么拼？”面对大家的不解，原泽祥回答：“干就干一流，就当第一。”

小队长秦宏峰在荣誉石上三度留名。

那是总队的特战全能精英比赛。太行深处，气温骤降，武装泅渡池寒冷刺骨。3公里后紧接着是武装泅渡300米，剧烈运动完马上进入快结冰的水中，上岸后的秦宏峰腿肚抽筋，只得双手撑地、用力站起，挣扎着向前冲。

但他并未把作战靴从背上的装具袋中取出，而是赤脚向终点跑去。课目设置在崎岖的山路，一路都是碎石。到达终点，瘫坐在地上的秦宏峰脚底全是深深浅浅的口子，血和泥混在一起。

考官不解，“你怎么不穿上鞋再跑？”秦宏峰的回答是：“穿鞋耽误时间，慢了就不是第一。”

新任中队长李毅履职之初，有人说，守好摊、别出错就行！李毅摇摇头，他曾是中队的排长，见证了荣誉石上每一道刻痕的来之不易，他太清楚荣誉对于这支部队的意义。

他看到了——即使在比武竞赛中失利，下士赵鹏的劲头不减：“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能行。”

他听到了——小队长张建辉为预备队员解释为什么中队的队训是“勇争第一”而不是“永争第一”。那是因为没有人能永远当第一，但要有一颗勇于争第一的心。

勇争第一！在一个光荣而有血性的团队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登顶，但每个人都在向极限发起挑战，向胜利发起冲锋！

这两年，每到特战一中队岭口训练基地，回到那个中队蹒跚起步的地方，李闯总喜欢眺望远处起伏的山峦。他说：“光环之下的‘特一人’更需要勇于认清自己。”

每一次自我认识，都伴随着一次新的跃升——登高望远，时不我待！这些年，门口荣誉石上的名字越刻越多，中队建设也越来越过硬。

看着即将立起来的第三块荣誉石，准备离队的刘志昌和前来送行的李闯共同给中队官兵留下了一句话：“没有人会永远站在山顶，因为比山更远的是脚下的路！”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第801期

记者手记

夜晚，坐在中队门前，凝望着两块刻满名字的荣誉石，回想着官兵为荣誉而战的一个个动人故事，记者久久不愿离去。

军人为荣誉而生，为荣誉而战。从这个中队的官兵身上，我们感到：对优秀的军人而言，荣誉甚至比生命更重要！

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：“在一切高尚的情感中，荣誉感是人的最高尚的情感之一，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的生命力。”

现代军队在军装穿着和勋章的授予、佩戴等方面都下了心思，使每个

播下荣誉的种子 收获英勇的花朵

■本报记者 刘建伟

战争年代，官兵崇尚荣誉无惧生死血洒疆场；和平时期，子弟兵在荣誉的召唤下同样舍生忘死——洪水肆虐时、疫病蔓延时、冰雪成灾时、地震发生时，军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……

军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崇高的事业，也是最艰苦最危险的职业。心系国家安危，情系民族存亡；面临生

死考验，历经血火淬炼，都让军人对荣誉的认识更深刻、对荣誉的感情更真挚、对荣誉的追求更执着。

对荣誉的无限向往和敬重，是军人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，是人民军队永葆胜利的精神基石。

夜幕下，看着一个个刻在石头上的官兵名字，记者不禁想起了朱德说过的

一句话：“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，你也想立功，我也立功，这样就会打胜仗。”

朱德一语道出了荣誉对于军人的重要性。只有血管里流淌着崇尚荣誉的血液，内心中根植下崇尚荣誉的种子，把崇尚荣誉、争取荣誉当作一种自觉，军人才能为履行使命不畏牺牲。

历史无数次证明，一支军队如果没

有荣誉的凝聚，必定会军心涣散，溃不成军；一名军人如果没有荣誉的支撑，必定会精神萎靡、沦为平庸。只要我们时刻把党、国家和集体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，崇尚荣誉的价值追求就能化为强军兴军的力量源泉。

崇尚荣誉，既是一种品性和精神，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。纪伯伦在《沙与沫》中说：“一个人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成就，而在于他所企求成就的东西。军人重视荣誉重于生命，对荣誉的崇尚让我们更加明白自己肩头的责任。”

入伍季，又一批优秀青年穿上新军装。入营前，很多地方都组织他们参观史馆，接受教育。我们相信，今天在他们心田播下一颗崇尚荣誉的种子，明天一定能收获英勇的花朵。

